

# 聾人任中大手語研究員 冀助為同路學生化難為簡 提升學習能力

撰文：鄺曉斌

出版：2018-04-03 08:20

更新：2018-04-03 12:06

正常學生在上課時，若遇上複雜的概念或知識，則需要花費更多時間進行消化；如果是只能依靠手語作溝通的聾人學生，學習便會變得更加困難。為推動聾人教育，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聘請聾人員工，參與手語研究及在校手語教學。

朱君毅是中心的首位聾人員工，他加入中心工作後，令他明白聾人也能闖出一片天，先後透過就讀證書課程、高級文憑，最後更成功入讀中大語言學學士，去年正式畢業。

中心主任鄧慧蘭形容，部分中學文憑試（DSE）課程包含複雜學術概念、術語，例如光合作用，中心的聾人研究員便是負責開發一套標準手語，解釋這些複雜概念，「曾經試過用4個鐘，先教到兩個概念，其中一個係『懸浮粒子』。」



Kenny (中) 出生於聾人家庭，父母皆為失聰人士。( 龐曉斌攝 )

## 曾遭歧視 對健聽人士產生負面看法

「我以前好唔鍾意健聽人士，覺得佢哋歧視聾人。」朱君毅 (Kenny) 透過手語翻譯員向記者表示，自己出生於一個聾人家庭，父母皆為失聰人士。在特殊學校成長的他，一直生活在聾人圈子之中，過往在打籃球時，亦曾試過被健全人士侮辱、指罵，雙方甚至因而大打出手；在各項因素影響下，因此萌生針對健聽人士的負面看法。

Kenny現齡38歲，曾任職地盤工人、印刷工人等基層工作，坦言從來沒有想過可以讀大學；當他經朋友介紹，入職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後，其生活、想法開始出現轉變，「我嚟面試先至發現，原來都有健聽人士識得手語，而唔係對住我講嘢。」



Kenny 希望可改變聾人「只能做基層工作，養活自己便足夠」的想法。（鄺曉斌攝）

在中心工作期間，Kenny 再次進修，先後修畢證書課程及高級文憑課程，2014年更成功入讀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學士課程，2017年順利畢業，然後再重返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協助研究。

### 冀透過研究 改變聾人只做基層工作的想法

經歷3年的學士課程，Kenny 表示，雖然課堂期間會有手語翻譯協助，但由於手語的理解過程相對較慢，因此學習會較吃力。他由此領略，健聽人士及聾人的學習存在差異，期望將來能教授手語，以及繼續進行手語研究，甚至希望可改變「聾人只能做基層工作，養活自己便足夠」的想法。



Kate (左一) 利用工餘時間進修，在去年入讀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兼讀制學士課程。( 鄺曉斌攝 )

張珮賢 ( Kate ) 現齡27歲，小學至中學都是在聾人學校就讀，中五畢業後曾到IVE ( 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) 讀會計文憑，但由於沒有手語輔助，以及講課速度偏快，因此非常吃力。

在朋友介紹下，Kate最後選擇加入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，到小學協助進行共融教學，以手語教授4至5名聽障學生。她形容，當時的教學體驗令其大開眼界，並下決心要繼續當一名老師。

為了達到目標，Kate利用工餘時間進修，在去年入讀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兼讀制學士課程，每星期有3晚需要上課，「有時都覺得幾劫。」

聾人跑手出戰野外定向 山頭探索全靠互信

【聾校教師】全港唯一聾人學校 副校長：上年暑假忙到只放3日假

無手語翻譯 聾人被送入青山醫院6天失飯碗 家屬斥院方做法荒謬

「手語真的會消失」 聾人學校只剩一間 僅2.5%聾人懂手語



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教授的鄧慧蘭說：「聾人其實需要一個機會。」（鄺曉斌攝）

## 冀擔當老師工作 為學生帶來更好前途

然而，Kate作為過來人，她希望透過擔當老師這項工作，為聽障學生帶來更好的前途，透過共融計劃掃除健聽人士及聾人之間的隔閡，減少雙方誤會。正因為這個理想，成為Kate不辭勞苦的原因。

## 用4小時研究手語 介紹複雜學名如懸浮粒子

身兼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教授的鄧慧蘭形容，中心其中一項工作，便是邀請Kenny這類以手語作母語的聾人參與研究工作，專門針對中小學、中學文憑試（DSE）熱門課程，為一些複雜的學術名詞創作手語，例如光合作用，組成手語詞彙庫或辭典，協助聾人教學，「曾經試過用4個鐘，先教到兩個概念，其中一個係『懸浮粒子』。」

## 聾人礙於溝通及支援問題較少入讀八大院校

鄧慧蘭指出，事實上很多聾人學生絕對有能力入讀大學，但礙於溝通及支援問題，導致本港八大院校的聾人學生較少，「聾人其實需要一個機會。」她希望八大院校應開始思考其社會責任（CSR），港府循政策角度，提升聾人獲得大學教育的機會。



( 鄺曉斌攝 )